

# 校友訪問

## 專欄

■本社記者■周孫衍 蔡世澤 謝煥宗

### 寫在前面

和前輩學長們把唔是件快慰平生的樂事。暑假以還，我們先後會見了十幾位素昧平生的校友，他們分別在不同的工作場合，在家裡、在宿舍中接待我們。他們對學校的關切之情，對後進的愛護有加，在在令我們感動。

由於北醫是所年輕的學府，校友們的成就不由分說自然十分有限，站在我們乃至於校友本身的立場，都不願對這既有的一點成績，大肆揄揚，因為我們深信：目前的這點成就，不過只是他們一生事業的開端而已。

當前後期的北醫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大家的心情是相通的。談到學校的治亂興衰時，大夥兒的情緒有了共同的高低起伏；說到「中國人只有在中國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時，我們的脈管又同樣地怒張了；聽到「我將回來」的呼喚時，則打從我們心坎深處響起了嘹亮的回應。

所有我們見過面的校友，和更多我們未曾謀面但來信連絡的校友，都表示了他們對學校的關懷之意。在醫院裡碰到熟人時，總免不了要問你一句「附屬醫院真的動工了？」當他們得到我們的證實時，那種表情真夠複雜，帶着幾分羨慕的眼光，外加幾許的欣慰。

我們也從不同人的嘴裡，一次又一次的聽到了良師的重要性，有太多的校友將他們的成就歸功於師長的得力指導，他們告訴我們「找個好老師要比讀第一名還重要」，古時候的人重視自己的業師、座師實在大有道理。

而在許多已婚的校友中，正復有不少人對在學中或過早的婚姻感到後悔，另有少數人則以為，為了將來能對社

會有更進一步的貢獻，必需接受長期的專家訓練時，遲婚甚至於放棄天倫之樂，可能是種必要的犧牲。由於每個人家庭環境、人生態度各異，自行決定其婚姻的遲早，或等到經濟能自立後，再行婚娶也許更能為大多數的人所接受。

對於在校同學的實習，他們基於獎掖提攜後進的心理，無不竭誠表示歡迎，樂意盡自己所知悉心指導。不過他們也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希望大家能自動進取，但又不致妨碍實習機構的運作，對抄襲成風的實習報告則早已倒盡胃口了。

加強校友間的聯繫工作，是他們一致的願望，學校對校友的輔導就業，或一般連絡工作似乎仍有強化的必要。綠杏身為學校與校友間的感情橋樑，更屬責無旁貸。

每當我們走過教學大樓前的白色「鐘塔」時，總覺得那是校友們的一項貢獻，一項具體而微的貢獻，更大的奉獻應該建立在校友們對於學校建設工作的積極參與上。

至於如何有效地爭取在國內外學有專長的校友們，回校就職（附屬醫院）、任教，那便成了關係今後校運榮枯的最大關鍵，學校當局倘能及時提出具體的辦法，開誠佈公地付諸施行，不但將為有志於教學、研究的校友們所樂聞，而且可以鼓舞、堅定在校同學們日後服務母校的決心。

今天也許限於現實環境，校友們的力量一時還無法獲得充分的發揮，但我們始終相信「北醫的校譽與前途，終究將由校友們的表現來決定。」因此我們呈現在這兒的，就絕不止是一團白紙黑字，或對少數校友的狀況報導，而是對我北醫全體校友的崇高敬意與期許。至於所有在校的北醫人，將能從這專欄裡，得到不少的啓示和鼓勵，那更是不在話下了。



昨天的北醫

## 鄭炳南醫師

醫科第一屆校友

仁愛醫院外科總住院醫師

年底即將赴英國倫敦大學 AMH 專攻神經外科

對於五年級以上的醫科學生，「鄭炳南」是個相當響亮而又帶傳奇色彩的名字。他們會告訴你：「鄭老總在仁愛外科的 morning meeting 中電『人』。」、「他在畢業前 Harrison 看了三次其中一次還作了筆記」、「老實說，他實在貌不驚人，不過給人的感覺就是頗有兩下子！」、「他不知怎得竟然學上了最艱深的神經外科，每月份的薪水還不夠買原版書。」如果有那位仁兄整天抱着教科書，作出一付「不要女人」的樣子，他準被問道：「你是不是想學鄭炳南？」大家都覺得鄭醫師對北醫學生愛護有加，這樣一位校友，綠杏社的「校友訪問欄」當然立刻想到了他。現在是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他在仁愛醫院的宿舍，正在坐擁書城的鄭醫師曉得了我們的來意後，幽默地說道：「要來聽我吹牛?!」，於是開始了一段毫無拘束的訪問。

鄭醫師是第一屆校友，民國五十五年畢業，服完兵役後一直在仁愛醫院服務，中途曾到三軍總院和台大醫院受過神經外科的訓練，年底將往英國繼續進修，預計三、五年後回來。對於這樣一個在國內公立醫院呆了五年，而仍幹得有聲有色的年輕醫師，我們首先請教他在目前這種環境下學醫所應抱有的態度。

「我想作什麼都一樣，最主要的就是興趣、熱誠與犧牲。」談到正題，鄭醫師的表情開始嚴肅起來。「醫學的領域是這樣浩翰，它的對象又是一個有血肉有感情的人，

因此做為一個有良心的醫師（包括學術與修養），他所奉獻出的也必比一般人多。然而…」停了一下，他繼續說「台灣目前醫療界的混亂情形大家是有目共睹，在一部分病人與醫師錯誤的觀念下，『醫術』簡直變成了『商術』，學識與醫德幾乎成為開業術的障礙，而大部分公立醫院的進修環境、人事制度、薪金待遇又極不理想。處在這種環境下的年輕醫師如果想繼續高深的研究也是夠困難的；於是有一畢業就趕著出國，準備在國外打天下，有一畢業就趕著開業，準備在國內打地盤，更加深了台灣醫療界的混亂與『真空狀態』。如何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繼續進修，改造環境而不為環境所改造，是目前有抱負的年輕醫師最主要的課題。事實上『只要你天天想做怎樣一個人，有一天你就會成為這樣一個人』，我以為如果能在國內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有需要再出國為最上策，不要以為呆在國內是浪費；如果條件不許可的話（目前國內能完成這種任務的醫院還不多，且其薪水也不足糊口，故需相當的經濟背景。）出國學成後也應回來。中國人只有在中國才能生根的。」

談到出國，我們很自然地就問到鄭醫師年底出國的事。他這次去的醫院是英國的 Atkinson Morley's Hospital（AMH），這個醫院只有精神病學，神經學，神經外科三個部門，是倫敦大學的教學醫院之一。英國在神經精神科學方面居於世界領導地位，而這個醫院的領導人物很多是著名教科書的作者，因此他內心充滿了希望，想要使自己達到世界水準的境界。鄭醫師在國內神經外科方面已有了基礎，所以本來需要七年的 training course，大概三、四年就可學成歸國。「這個醫院據說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來點鐘才下班呢！」正合他的胃口。

鄭醫師所以能在畢業後突飛猛進，在學時的基礎打得

## 校友訪問專欄



今天的北醫

好是最大的原因，他的求學方法也有點與眾不同，因此我們請他談談過去的心得。

「讀書是為自己讀的，不是為分數讀的，教授的講義只是當作參考，不必奉為聖經。最主要的是要多看多問。窮抄筆記、窮背筆記只是一種浪費而已！」鄭醫師若有所感地說：「我總覺得我們這一代青年依賴性太強，不夠 aggressive，要記住！我們不是只有聽的權利，還有問的權利，主動地接觸教授，尋求解答才是一個大學生所應有的態度。在學時找一個好教授指導，比讀第一名還重要，你將從他那裏得到相當的學識與修養，同時無形中對你將來的發展也有幫助。」

「關於 clerk 的見習，intern 的實習，由於自己的附設醫院尚未完成，只有求助於別人，效果當然可能較差。但是只要有禮貌、態度認真、不卑不亢，別人會樂意教你，你自己也將受益不淺。有機會不妨多參加各種 Conference，寒暑假也不妨到各大醫院實習，如此眼界方能寬廣。學問和經驗是自己求來的，別人是不能代你作的。面對外校學生無需自卑，也不必自大，表現得好最重要。在學時偏重那一科都是不必要的，由博而精是求學的真理，不過內科是基礎，Harrison 在畢業前應看過一次。」

鄭校友在學時就是讀教科書的實力派，所以成績並不特別突出。從他在「電」人的時候，由解剖、生理、生化，一直到手術後的處理，如數家珍，有時一句話立刻使人霍然領悟，可見其在學時所下功夫之深，早已融會貫通。也由於他這種熱誠的求學態度，頗得許多教授的垂青，如三軍總院神經外科的施主任、台大神經科的洪教授等，可能因此促使他日後走上神經外科之路。他作 Clerk 時曾經參加不少 Conference，甚至起立發言，利用寒暑假到

鄭炳南醫師



陳哲雄醫師



昨天的北醫

各大醫院實習，有人問他：「會不會有 foreign body 的感覺，他答道：「一個納稅的國民總有使用公家設備的權利吧！」。總之，對於醫學，他似乎充滿了興趣與熱心，爲了上進，不顧一切外來阻力。

「除了醫學方面的進修外，哲學修養、語文和嗜好的培養也是很重要的。」他繼續說。「哲學會使人思路暢通、思想成熟（當然指的是傳統哲學，不是存在主義一類的東西。）這將有助於疾病的診斷和處理，對於學問本身的融會貫通也是不可或缺。面對痛苦與死亡也得有一套健全的人生觀。我信仰『天才是永遠保持年輕的心理』這句話。語文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很明瞭，我們所用的書幾乎沒有一本是中文的。健全的嗜好的培養對一個終日辛苦的醫師也是很需要的。爬山、打球、文學、藝術都好，但不可太過火。」

「我們都知道鄭醫師還沒結婚，不知你對婚姻的看法如何？」雄心萬丈，可惜六根不淨的某編輯終於提出了這個切身問題。

「我想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以我悲觀的看法，想有一番作爲的話，最好不要早結婚。想想看！以你『上不足以餵自己，下不足以養老婆』的住院醫師的薪水，除非你有百萬家財的爸爸或丈母娘，簡直不可能生活（而這種求生存的方式，年輕人恐怕也未必能泰然接受，尤其是你的妻子更不願意。）即使這一關過了，假如你不幸討了一個多愁善感（或多疑善妒）的太太，你的情緒得隨著她的 monthly emotion 而消長，那有餘暇進修；假如你有幸討了個溫柔體貼的老婆，『溫柔鄉是英雄塚』，可能你已『樂不思上進』了。等到孩子接二連三的到來，情況更是緊急，只好『希望無窮』了——把希望放在無窮遠的兒女身上。當然如果你所抱的是娛樂的人生觀，而運氣也選

不錯的話，結婚不失爲一種最持久的娛樂。」鄭醫師以他幽默的口吻道出了他「見仁見智」的看法。

談到北醫的昨日、今日、明日；鄭校友似乎有滿腹感慨，他回憶當年北醫初建校的時候真是朝氣蓬勃，由初入學時的三間小鉛屋，一片水田地，到畢業時已有現在的規模。那時候的學校當局、教授、學生也充滿了信心，想要把北醫建設成一個醫學中心。由於各方面的支持，教授陣容相當堅強，微生物方面已有當時剛萌芽的組織培養，各學科也常作動物實驗。他回憶三年級的時候隨陳教授、黃教授作有關絨毛膜的病理實驗，常常作到晚上，幾個師生一起在後門口的小攤子啃鴨頭，似乎回味無窮。那想到後來由於董事會及其他種種因素，校務的發展開始遲滯，到了去年六月，也就是十週年校慶，從前的學籍問題案爆發，更達到了北醫校史上的最低潮。

談到這裏，鄭校友停了一下，開始以充滿希望的表情說：「這一陣狂風暴雨幸而並沒有把北醫吹倒，反而有欣欣向榮的傾向，附屬醫院的動工象徵著北醫第二個十年的光明遠景。此後我們除了促請董事會繼續支持外，北醫的校友們應該付起更大的責任。年輕的北醫校友當然不可能在金錢上有多大貢獻，不過可以由另外的方式促進北醫的發展。我們看看明尼蘇達大學的校友使著名的梅耶診所幾乎成爲該大學的附屬醫院，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的校友令美國相當多數的醫學院成爲其學術上的附庸。如果我們北醫校友能有一部分（在經濟以及其他的條件許可下。）留在國內各大醫院，完成 Resident 的訓練再決定出路，那麼我們北醫很自然地就能成爲各個醫院的學術中心，一切實習及畢業生出路也不成爲問題。

「至於海外校友會也應有健全的組織，對於後進者及前輩本身都有好處，北醫的聲譽也可因而廣播。總之，北

## 校友訪問專欄



今天的北醫

醫將來能否有前途，與校友愛校的程度是息息相關的。既然我們生為北醫人，一生一世也被認為北醫人，當然要為北醫的前途而奮鬥。」

時間已經不早了，該是公共汽車快收班的時候，我們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對於興建中的附設醫院有什麼建議？」鄭校友只講了最簡單的一句話，不過却是最重要的：「學成以後，我將回去！」

## 郭純育醫師

## 醫科第一屆校友

## 仁愛醫院小兒科總住院醫師

郭醫師剛從日本回來，就給我們碰上了。他首先否認是去參加什麼醫學會的。「我這回主要是去辦點私事，不過倒也參觀了幾個地方，像東大、千葉大學、新瀉大學、聖若瑟醫院和東芝電腦中心等，順便也向日本醫大提出進修學位的申請。」禁不住大家的一番旁敲側擊，他才透露此行為的是探望遠在新瀉大學唸醫科的未婚妻。

也許由於家學淵源的關係，郭醫師畢業後就進了仁愛醫院小兒科，在蕭柳青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一般住院醫師的訓練，其間他也曾被派往台大接受短期訓練。郭醫師說雖然他行醫的歷史還很短，但這五年來的醫師生涯却饒有趣味，「在住院醫師訓練告一段落的今天，我覺得這幾年的生活，真是苦樂參半，誤診的事不敢說沒有，但在仁愛小兒科 Case 不怎麼多的情況下，每年都能在學會上提出一些論文報告，另外也在這裡見過某些希罕的病例，總算還差強人意。」升到 CR 前，他必須同其他住院醫師一樣地輪流值班，目前的工作側重在一般行政和病房管理方面。

這回他到日本走了一趟，有些感想很可以供我們自己將來的附屬醫院作參考。譬如說，他覺得我們這裡的醫院往往限於研究設備，不得不和其他學術機構合作，而無法單獨進行研究工作，所以難免和自各的理想有點出入，我們的附屬醫院將來想出人頭地，就勢必在添置各項設備方面多花點功夫不可。另一方面，在日本他們 CPC 比我們多出許多，對於 CPC case 的爭取，他認為除了醫師和病家的關係要融洽外，住院醫師本身肯求上進，而院方又肯大力支持，提供諸如交通工具等各項方便時，才有大幅度增加的可能。談到工作環境，郭醫師以為我們醫院的福利設施有待加強，「舉個最淺近的例子來說，他們的醫院有 teatime，供應咖啡、茶點，甚至於開會時也能邊吃邊想。」至於教學的情形「一般說來，我們這裡的 teaching material 較少，臨床示教也不多，教學方法不夠活潑，和病例有限多少有點關係。」不過他強調，仁愛小兒科由於 house staffs 都能和衷共濟，蕭教授又相當熱心，不難彌補一些物質上的缺憾。

郭醫師在校時，擔任過杏聲社前身——BVS club 的副社長，他說當年功課相當緊，如有機會重過大學生活，他將好好地玩個痛快。這回他到新瀉大學陪未婚妻上課，深深體會到他們的大學生生活，也和我們過得一樣寫意，但對功課却能全力以赴。他又認為有機會能早點出去就早點出去，至於他自己，真令人羨慕不已，明年春天當他的她從醫科畢業後，立刻成婚，然後七月間一起赴美，雙雙從事小兒科的研究工作，我們願在這兒祝福他們。



昨天的北醫

## 施俊雄醫師

醫科第一屆校友  
仁愛醫院婦產科總住院醫師

和許多醫科校友一樣，施醫師在畢業後選擇了婦產科做為他自己的 field。「我總覺得年青醫師應該 aggressive 一點，以期能對社會有點貢獻。我自己又一向喜歡學些有 technique 的工作，所以便朝着這方面求發展了。」

他告訴我們，五年前他來到仁愛婦產科時，上頭既沒有 CR，也沒有 R<sub>1</sub>、R<sub>2</sub>，就只有他們幾個新來的 R<sub>1</sub>，和少數幾個 VS，邱文虎教授領導著大家；那時病人又少，所以起初大家都有點失望。「但婦產科是種“Learning by doing”的學門。當年少數的幾個病人，却讓我們一手給包辦了，值班時更可以訓練自己獨當一面的能力，在這種自行摸索，又有人直接指導的環境下，幾年下來，對於婦產科的實際情形，也就有了初步的認識。在產科方面，由於我從 R<sub>1</sub> 就開始學無痛分娩，所以自信對該在那個 stage 用什麼藥，或在什麼時候上麻醉，還有相當的心得，至於婦科方面，除了在癌症手術時充當助手外，一般手術也都有了信心。這些都得感謝邱教授的指導。」說真的，像施醫師這等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碰得到的。

「不過，我始終有點遺憾，在醫院裡畢竟缺乏良好的研究環境，等到自己有能力想開始做點研究工作時，往往缺乏相配合的客觀條件。比方說，我最近正在從事子宮內裝置物（IUCD）避孕效果的追蹤研究（Follow-up），為了做動物實驗，必須在醫院與母校、農場間兩頭跑。因

此，我們目前除了積極擴充自己的圖書室外，還不得不和外面的研究機構共同合作。」

說到這裡，他希望我們轉告在校的同學們，先打好基礎醫學的底子，「基礎學得愈好，臨床就愈簡單，在討論會上發言也就愈有份量。」身為一個婦產科醫師，施大夫特別提到病理學的重要性。對於每年都能有北醫的畢業生加入他們的行列一事，他似乎感到十分欣慰。

## 陳哲雄醫師

醫科第一屆校友  
馬偕醫院外科主治醫師

陳哲雄大夫是本校校友在馬偕的「老大」，外科 Clerk Teaching 的責任順理成章的就擔在他的肩上。對於 Clerk 在馬偕外科的表現，他是了解最深的。

一般而言，他對 Clerk 的表現「相當滿意」。在馬偕醫院爭取到「Clerk 在指導醫師的准許下可以進開刀房」的機會，這是使在外科實習的同學最感興趣的事。Clerk 在開刀房由於不清楚消毒的觀念，往往增加了手術進行中的不便，但陳大夫最擔心的是「同學們過於熱心看開刀的結果，到外科來只想看開刀，這往往會使得同學們在學習的時候，沒有把握住正確的要點。」一則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在狹小的手術空間中，既不能妨礙手術的進行，Clerk 很難由「壁上觀」中學到什麼；再則對於 Clerk 最要緊的“How to approach the patient”以及 Post-operative Care 等方面往往就忽略了。他舉例說：「Clerk 到病房，看到一個個都是開過刀的病人，常常就沒興趣了。其實像這個病人為何要放胃管，那個病人為何要做 Drainage 等等，這都是很有價值的問題，同學們

## 校友訪問專欄



今天的北醫

應該主動地多發問。」

他鼓勵同學要「勇於發問」，當然「書看得多，問題也更多，所問的也更深入而有意義。」「本來學生說不會也是應該的，但是在醫院求知有一個秘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抱著誠懇的態度，到處會有人熱心的教你。」

第一屆的畢業生大部分都出國了，至於留在國內的校友，據說「大部分在開業。」每個人志趣不同，走的路也相異，像「有些人開業賺錢後出國，有些人出國後又回來開業」，這是各人志趣，無可厚非，一般而論「北醫畢業生的成就都是很好的」。

談到出國的問題，陳大夫認為「或是在國內做幾年再出國，或是一直接受外國的學習體系，只要你一直都在用功，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何況「人生還長得很呢！」

陳大夫預定明年左右出國專攻“Trauma”這在車禍、傷害事件驟增不已的工業社會，是一門很實用的學問，在國內目前已亟需這方面的人材。至於麻醉科，陳大夫非常推崇，認為這是「目前國內外所迫切需要而且出路很好的一門」。

最後陳大夫以「Clerk 老大哥」的口吻，勉勵所有的同學：「醫院對你們並沒有什麼要求，只期望你能把握學習的機會」。

## 林正雄醫師

醫科第三屆校友

馬偕醫院內科總住院醫師

當林醫師聽到附屬醫院正在全力趕工興建的消息時，欣慰之情立即溢於言表，他一再強調「教學醫院是一定要

建的，而且早就該建了。」對於現在在校同學為了實習而寄人籬下飽受流離之苦尤其同情，畢竟他們都是過來人！

對於歷年來在馬偕醫院實習的 Clerk 及 Intern 的看法，林醫師認為現在的學生普遍而言比他們當年更用功，可是因為醫院方面並沒有什麼點名等制度，往往有些人會缺習，對於這些同學而言實在很可惜，既然我們的學習環境不如意，更應該珍惜並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醫院的 Staff 本身工作都很忙，很難作有系統的教學，但是實習的同學應該以認真的態度、多發問，主動的爭取機會。

對於興建中的附屬醫院，林醫師正如我們見過的許多校友一樣，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尤其希望將來的 Staff 要能專心教學、專心研究，辦一所最成功的醫院，好為北醫爭一口氣。

醫學院畢業生通常比一般大學畢業生「癡長」幾歲，別人大學畢業一兩年已經是「社會賢達」了，而我們年紀相仿却仍是「學生」，這個問題表現在婚姻方面也很迫切。對於醫學生在學中結婚的看法，林醫師認為「最好不要」「即使結婚也得設法不要太早生孩子」，對於已經結婚的男同學，他也有一句忠告：「千萬不要 P.T.T.（怕太太）」。

對於畢業後出國的看法，他認為越早越好。理由之一是很多人在國內待了幾年之後，家庭負擔重了，鬥志已經消磨了一半，再加上妻眷往往要一年半載才能接去，更使人裹足不前。但他主張有機會應該出國看看，多吸收新觀念新知識。

醫科第三屆校友，據他說，彼此已很少聯絡，對於那一屆的畢業紀念冊一直不能印出來，他覺得非常的遺憾。

對於在校的同學，他鼓勵「在大學生活中要轟轟烈烈地幹一場，這將是日後最美麗的回憶！」



昨天的北醫

## 楊啓宏醫師

醫科第二屆校友

馬偕醫院外科總住院醫師

剛從開刀房緊張的氣氛中喘過氣來，楊大夫和我們談起大學生活的回憶，立刻使得周遭都沈浸在一連串歡樂的笑聲中。爲了避免「中間剝削」，他和幾個同學倡議組織學生伙食委員會，在廚房佔了一席之地之後，開始供應自助餐。由於人手不足，當主委的只得自己每天清晨四點鐘上菜市場，然後提著菜籃和書包上課。當我們問到他曾否溜課去掌廚時，他立刻回想到上完解剖課的同學，把菜裡的肥肉都當成是由解剖室偷運出來的而難以下嚥的那一幕。在言談中，他似乎對福利社的老闆和老闆娘特別懷念。因爲伙食團搶走了「生意」，不免要常遭衛生眼，「尤其是老闆娘，有時一天中要挨她的幾頓罵！」

慧海學社是他一手創辦的，也許你將立刻聯想這個社團的宗旨——研究一個「不吃肉」的宗教。慧海社當時的活動中心就設在松山寺，並請了周宣德先生指導。

如果你瞭解他純樸的個性，並且聽過他那幾乎是「註冊商標」的豪邁的笑，你將不會訝異他曾那麼有勁地舉辦了北醫第一屆或許也是最後一屆的「民謠大會串」。

對於北醫同學在醫院實習的情況，楊大夫很讚揚現在的同學比他們當年都更用功，學生程度也更好，「能見到母校飛躍的進步，是校友的最大安慰！」憑他過來人的經驗，再加上這些年來在馬偕醫院接觸實習同學的心得，他認爲四年級的診斷實習，到醫院最要緊的是學習接觸病人的要訣，這是內科學的第一章，也是上醫院的第一課。五、六年級Clerk上醫院，最重要的是對接觸到的病名和疾

病本身作深入的了解，因爲學校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在醫院得以實際印證，不但能印象深刻，而且也才能有深入而實際的體會。到了 Internship 才學實際的操作及治療。

楊大夫是畢業那年的班代表，據他說第二屆畢業生共有 97 人畢業，大部分都已出國，現在留在國內的大約有二十位左右。至於我們提到校友間有否聯絡，對於國外的校友他並不清楚，倒是在台北市的校友，平均大約兩個月聚會一次，開始時每次可以坐滿一桌，現在似乎已越來越少。我們覺得頗奇怪的是爲什麼不把太太帶去熱鬧熱鬧？

楊大夫預定在明年到匹茲堡醫院進修小兒外科。對於醫學院畢業生出國留學的看法，他認爲一般主張的畢業後立刻出國或是在國內浸了幾年之後再出國，二者各有利弊。通常醫學院畢業生出國留學多半是到醫院服務，一過完 Internship 即出國，到外國（美國）再當一年的 Intern，在環境上比較沒有太顯著的不同，而且年輕力壯，適應力強，到外國可以由基礎打起，將來與外國人競爭時有較雄厚的資本；可是一個外國醫生，在 Intern 或 Resident 階段，可以放手讓你幹的機會實在不多，加上自己根基有限，光看別人做不見得就能學會。至於在國內浸過一段時日再出國，可以對自己將專攻的科目有更佳的把握，而且本身既已具有相當根底，光是看別人做也可以學會；但是以國內一個 CR 或 VS 甚或 Chief 之尊，到外國却得由 Intern 幹起，這個苦頭有得吃的。可說二者互有利弊，見仁見智而已。

楊大夫將專攻的小兒外科，這在國內將是頗需要的人才；當我們問起他有何打算時，他說：「將來附屬醫院建成之後，只要母校需要我，我一定馬上回去！」



## 校友訪問專欄



今天的北醫

## 陳榮崇醫師

醫科第二屆校友  
馬偕醫院外科總住院醫師

在實習同學們的印象中，陳大夫在開刀房是嚴厲的長者；在病房、在其他地方，是循循善誘的兄長。這是長年在開刀房鍛鍊出來的胸襟。

他很佩服同學們每天早上七點正或星期六上午六點半趕到醫院參加 Morning Meeting 的熱心。在醫院實習，校友對自己的後輩總是特別的照顧，但是醫院的 Staff 本身都有其繁重的 Ordinary work，以至於不能作有系統的教導，爲了補救這個缺失，他告訴同學們要「More active」，多發問，即使對不是指定帶你的醫師。舉例說：「在 Round 病房的時候，醫生們討論的或告訴你的，都是片斷的，必須你主動多發問，才能將這些片斷的心得組織成有系統的知識」。至於要得到最佳的學習效果，「必須有自己的醫院，自己的 Staff」。

「Clerk 在醫院，不要老是想看開刀，還有其他更重要的要學」，像初入醫院實習感到最沒意思的 History Taking，這其實是一門大學問，「你學得越多，越發現其重要」。還有 Physical Examination，「現在一般年青的醫生，由於藉助儀器的機會多，似乎不如老一輩的醫生那麼重視，在 Clerk 的階段應該特別要學得徹底」，像許教授所說的「沒有 X 光的時候，用 Percussion，沒有聽診器的時候，用肉耳，較含蓄的再遮上一層手帕，也可以聽了！」畢竟 Physical Examination 是診治病人隨時隨地用得著的基礎。

對於早期的畢業生大部分都出國的原因，陳大夫認爲

陳榮崇醫師



蔡豪智醫師



昨天的北醫

是「大家都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慾，在國內，限於環境名額等因素，只得到外國籍人家的設備、環境，造就我們的人材。」在外國的校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校友會的成立，這也許是因為初到外國的校友，Intern 在甲地，R 遷到乙地，R<sub>2</sub> 又換醫院……以至於沒有餘暇設立，等大家逐漸安定下來之後，校友會將可成立，而且將使校友之間以及校友和母校間，有更密切的聯繫。

附屬醫院已經在興建中了，要建設一個成功的醫院，陳大夫認為首要之務是「使人事行政上軌道」。

## 蔡豪智醫師

醫科第三屆校友  
馬偕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在馬偕醫院那間小巧但頗齊全的圖書室裏，我們見到了最近發現台灣第一個 Toxoplasmosis 病例的蔡豪智醫師，他正聚精會神地查閱資料。氣氛有點嚴肅，大家都不敢驚動他，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凝視，私下裏覺得：作為一個良醫，研究精神是絕對少不了的。「諸位來這裏有什麼指教？」蔡醫師的視線終於離開了書本，親切地招呼我們。社長大人首先提出了「青年醫師的出路問題」。

「一個剛畢業的醫學生常常不能瞭解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而客觀的條件也不容許他想學那一科就學那一科。於是在瞎打瞎撞的情況下，往往在某一科呆了一兩年之後，覺得興趣不合，再找機會轉到別科，這實在是一種浪費。」他停了一下繼續說：「我以為最理想的方式應該是在 Clerk 時能夠培養出對某一科目特別的興趣，利用寒暑假到這一科實習。（當然別科也不能忽略）。等到畢業後，如果能在這科找到較好的醫院，由於你在學時比別人下

的功夫深，進步自然也大，可能 R<sub>1</sub> 時已具有 R<sub>2</sub> 的實力，即使找不到這個科別的好醫院，當 extra 也不要緊，太太可以晚一點娶，畢業後這幾年決不能浪費。」

蔡醫師自承他個人很幸運，畢業後馬上來到馬偕小兒科。一方面薪水待遇不錯，一方面與興趣也相合。談到馬偕小兒科，他說：

「三年多以前剛來這個地方時，相當失望，尤其我剛在高度專業化的榮總受完 Intern 的訓練，看到這裏的散漫、簡陋，兩相比較簡直不能忍受。幸而兩年兩前兩位年輕有為的主任從美國回來，整個局勢完全改觀，現在我們一個星期的討論會多達十餘次，每個人由主任指定一個 topic，互相交換研究心得，整個小兒科呈現一幅朝氣蓬勃的景象。年輕人的可塑性最大，因此一個團體的領導人是否有朝氣、肯負責，直接影響這個團體的風氣。我想這可作為將來附屬醫院的參考。」他很謙虛的表示這一次偶然發現台灣第一個 Toxoplasmosis 的 Case，主要就是主任提示和支持。

圖書室的麥克風好幾次傳出了蔡豪智大夫的名字，我們也不好意思耽擱他太久了，等他聽完電話回來，終於提出了這一次訪問的重心：「對於北醫學生的見習和實習有什麼建議？」

「Clerk 和 Intern 性質不同，因此我想分兩方面來講，」他說。「Clerk 主要在見習，需有人指導，尤其馬偕小兒科只接受尚無一點臨床知識的四年級學生每週一次的診斷實習，更需要專人特別照顧。馬偕醫院的繁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不過既然接受了委託，同時又是自己的後輩，當然只有勉為其難。不過我們有幾點希望和建議。第一、學生倘能守時、精神煥發、態度誠懇，教的人自然會盡力。如果散散漫漫的、想學不學的，很難期望別人熱心

# 校友訪問專欄



今天的北醫

。實習報告不應互相抄襲，我們這裏常收到的幾乎是同一模子打出來的。Bedside teaching，回家要查書印證，指導醫師指定的Conference也要事先準備。總之『人必自救而後人救之』，這句話對尚無附屬醫院的北醫學生特別有意義。第二、學校和醫院的聯繫要密切。常常開學時也不通知一聲，學生就派了出來，醫院方面當然不能有充分的準備來教導，期中考、期末考等也應有時間表給醫院，否則指導醫師等了半天還不見學生來，以後教學情緒自然低落了。』

「Intern 一方面是學生，一方面也是醫院的 Staff，Clerk 時的準備是否充分，就在這一段時間表現出來。認真負責是 Intern 最主要的條件，一個 Order，一 Laboratory test，都應切實做到，每一個病人的病況進展也應有詳細的記載。有了問題必得查書或發問。私生活最好不要妨礙醫院的業務，有女朋友休閒時儘可帶到西門町遊玩，上班時切不可在醫院亂通電話。」

## 江正德醫師

醫科第三屆校友

馬偕醫院小兒科總住院醫師

首先江大夫就以堅定的口吻說：「一定要有自己的 Teaching Hospital！」

「像現在的學生到各醫院去 Round 其實是很痛苦的。將來一定會改善，但至少在目前，大家應該多忍耐！」我們同學在馬偕醫院實習，各個校友都很誠懇而且熱心地教導，但是由於在每一科的時間太短，加上沒有一個完善的 Teaching Program 以至於教學者往往不知道要教給實習同學什麼。這也難怪許多實習的同學（尤

其是四年級的同學）在各大醫院 Round 了一年，幾乎每次聽到的都是 History Taking！

但是「Clerk 也用不著太著急，慢慢來有得學的。」像馬偕小兒科在每年寒暑假都歡迎同學去實習。在小兒科，每天有兩次的 Seminar，Case 又多，有很好的學習機會。

對於畢業後出國的看法，江大夫認為「結婚早的人顧慮較多。」他認為「畢業後立刻出國，在國外混的日子久了，也許日後與人 Competition 時可處於較佳的地位。至於待些日子再出國，對國內一般情況有了較深刻的了解，將來出國後，對於兩地的比較會更深入。」但是他最希望的是「畢業後成績最優的校友留在母校服務，Train 至相當於 Subspecialist 的階段再出國，一兩年後造就個 Specialist，學成歸國。這樣對國家，對醫學界的貢獻最大也最實際。」當然，這種美滿成果的前提必須是「附屬醫院趕快建好，同時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新成立的醫院，起初恐怕不能很上軌道，這將有賴校友們的共襄盛舉，而「所有的校友也將義不容辭地為母校盡力！」

